

文學研究會
通俗戲劇叢書第一種

青春底悲哀

熊佛西作

青 春 底 悲 哀

熊 佛 西 作

通 俗 戲 劇 叢 書

序

現在提倡戲劇的人很多，學生的愛美的劇團也一天天的發達起來。但劇本的產生，則似乎不能與他們的需要相應。到處都感着劇本饑荒的痛苦。到處都在試編各種劇本。而其結果，則成功者極少。我們雖然曾譯了些蕭伯訥（B. Shaw）及柴霍甫（A. Tchekhov）諸作家的劇本，而他們在中國舞臺上又有難以表演的痛苦。且即表演出來，聽衆中也至少有一大部分人不能了解。華倫夫人之職業在上海試演的失敗，即可舉爲一例。所以在現在的時候，通俗的比較成功的劇本，實有傳播的必要。我們印行這個通俗戲劇叢書的主要原因，即在於此。

我們現在第一次印行的是熊佛西君的戲曲集青春底悲哀。此集共包含四個劇本，都是在北京及其他地方表演過而很得成功的。

第二次印行的是侯曜君的戲曲集復活的玫瑰。此集共包含三個劇本，也都是在南京等處表演過，曾得到聽衆的讚頌的。

他們在文藝上的價值如何，我們現在且不必在此討論，但他們在舞臺上的感化力，却實比在書本上偉大。這是我們在當時舞臺下所曾親切的感到的。凡曾做過他們的聽衆之一的，想俱會有這個同樣的感覺。

以後如再得到這一類的劇本，我們當繼續的把他們印出，以供獻於國內的愛美的劇團之前。

鄭振鐸十二年九月十八日

序

我的朋友熊佛西兄對他的四種劇本彙編一冊付印，要我做一篇批評的序。但是我實在是不能作這篇序的；何以呢？一則我和佛西是多年的同學；二則佛西所編的劇本沒有一種我們不會預先討論的；三則有的劇本我自身也親自排演過。若要我來批評，不敢說是沒有偏見的。——然而正因為這三種原因，佛西纔一定要我做序。

現在我們提倡戲劇的朋友恆感覺兩種困難。舊的劇本自然不好；但是近年來所謂『文明新劇』却又大半是沒有劇本，至多有一張幕表。即使有劇本的，實在是離我們的理想太遠。若說採用西洋的劇本排演，或者採用西洋劇本的結構，略為改變取來排演，亦有許多困難。研究戲劇和自身登臺演習的朋友們都知道，用不着細說。因此，劇本之創作實在是目前第一件要事。

沒有劇本固然是一件困難事！但是假如有了劇本，這種劇本在文學上很有價值，然而一旦實地排演起來，便有種種不合式的事情表現出來。沒有舞臺經驗的作家的劇本常有這種弊病，

這是無庸隱諱的。

佛西的劇本却不是這樣。他是很感覺這種痛苦的。所以他先自己來試作劇本，免除第一種困難。爲要預防『中看不中演』的弊病，所以凡不能排演的劇本他不編。凡他自己不能登臺排演的劇本他不編。現在這集裏的劇本，沒有一種不是公開的排演過的，亦沒有一種他自己不去『角色』的。

因爲他能創作劇本，又有舞臺經驗的緣故，沒有劇本，他便編劇本；缺少能演的劇本，他便不編不能演的劇本。旁人覺得困難的，到他手裏便輕輕的解決了。所以我們常說，佛西的作品在藝術上是否算是成功，先不必說。而他這種自編自演的勇氣，却是極可佩服的——卽此便是他的成功。

瞿世英

自序

這四個短劇是一九二〇到一九二二年我的嘗試，在實演的時候雖說是沒有失敗，但在描寫方面我自認——姑且不論別人的批評怎樣——是失敗了。現在把他們發表出來，並不是要誇譽我的作品，實想因我的失敗而激起海內士女對於戲劇的興趣、研究、討論；並多數同志的成功呵！因為現在在中國編劇，很感到許多的困難：劇理深了，不適合觀衆的容納；過於淺陋呢，又失了戲劇本身的價值。

編的秩序：這是誰的錯在先，新人的生活次之，新聞記者更次之，青春底悲哀——此篇大半的材料是故友春魂昔日供給我的——爲最末。

我很感激瞿菊農、周作人教授及陳大悲先生，因為他們在各方面輔助我甚多；我更要謝謝地山、景升、我農、梅生、宇眉諸兄，因為他們在平日指導我也不少。

我還特別要感謝菊農兄，因為他在百忙中抽空替我做了這篇序。

青春底悲哀 序

六

一九二二年，雙十節，熊佛西於燕京大學。

青春底悲哀

目錄

一．青春底悲哀·····	一——四〇
二．新聞記者·····	四一——六八
三．新人的生活·····	六九——九八
四．這是誰的錯·····	九九——一三七

登場人物：

賈正經——稽查長，年約五十。

賈世傑——正經的兒子，年約十九。

賈曉琴——正經的四太太，年約二十二。

賈正緯——正經的胞弟，年約四十。

魏祿——賈僕，年約二十五。

景兒——曉琴的丫嬛。

巡警——一人或兩人。

時代——一九二二年。

地址——一個繁華的大城。

佈景——賈正經的會客室。中壁爲一橢圓形的門，外有過道，左通正經的書齋，右通世傑的寢室，并有過道通東院，台左有屏風，旁有一鋼琴。更旁爲一躺椅，琴之三面有西式小椅。靠左壁有一長桌，上置電話機、花瓶、筆、墨、紙、硯、珠紅印匣及煙罐、洋火等物。台右有一圓桌，圍有椅子四把。壁上掛的是正經父母的遺容和幾張小像片。

開幕時，景兒正在擦圓桌的麻雀牌，魏祿含着半頭煙捲，帶着很有心事的樣兒坐在躺椅上。

▲景兒（以後減稱『景』）斜過眼來着魏祿一睨。

▲魏祿（以後減稱『魏』）把煙頭向地一擲，兩手襯着頰，長歎一聲。

景 爲什麼事情歎氣又輸了嗎？

魏 （無精打采）唉！幫人家幹事情總是難！

景 可不是嗎？俗話說得好：『端了人家的碗，要服人家管。』在別人家裏當差，那有在自己家裏做少爺舒服呢？（稍頓）我勸你就不再賭了吧！我昨天聽着老爺對四太太說：倘若你再整

天的賭錢，他就要辭退你！（把擦好了的牌裝在盒子裏）

魏（冷笑）哼！他要辭退我？諒他不敢！

景（微笑）噯！你不要在我面前擺這些窮架子罷！倘若他辭掉了你，你還敢把他怎樣嗎？（將牌裝蓋好了，用手巾向身上拂拭了一番）

魏（很有決意的樣兒走近景兒）景兒——不要緊！老爺不辭退我則罷了，如果他辭了我，自然我有法子對付他，總可以使咱們倆決不至離開。（雙手撫着景兒的肩，兩眼默望着她的臉，顯出一種媚態）

景你別要來這套吧！（把魏祿的手推開，轉過臉去）

魏（急狀）唉！誰又騙你呢！

景（回過臉來）那麼我倒要問你：昨天晚上你上那兒去了？

魏（躊躇狀）昨天晚上我……我回家去了……

景你不說過你的媳婦早死了嗎？

魏 我的媳婦死了，我的父母沒有死呵！（媚笑）

景（怒狀）你不要瞞我了！昨天你上小金香那兒去了，是不是？哼！

魏 你實在太多心了。自從上月到現在，誰又到她那兒去了呢！（景兒低着頭，魏祿做出安慰她的樣兒）你放心罷，我決不是那種見好愛好的東西，你何必這樣地生氣呢？

景（命令狀）從今日起，晚上不准再出去！

魏 從明天起，好不好？因為我今天還要去翻本啦。你還有沒有錢？再給我兩塊！

景（反抗狀）我沒有錢！老爺說過不准你賭了。

魏（瞪眼）他不准我賭？他自己幹嗎整天整夜的賭？

景 他是『八字』生得好，你還不是八字生壞了；倘若你有他這樣的八字，現在你還不是可以坐在家里『耀武揚威』地賭，誰敢說你一字半句嗎？

魏 得啦得啦！這些零零碎碎地話，你也不要說罷。趕緊給我兩塊錢。我賭了這次之後，決不再賭了。

景 (不耐煩狀) 你這一套話我實在聽夠了。(轉身欲下)

魏 (跟着) 那個再騙你……是……

景 你是發慣了『啞叭誓』的!

▲電話機上的鈴響，景兒接之。魏祿燃火抽煙。

景 (接電話) 喂! 你們那兒……賈宅……哦……你是吳老爺嗎……要請我們老爺講話嗎? 請您

稍微停一會兒……

▲景兒急忙入內，魏祿隨之下。約啞場片刻後，賈正經(以後減稱『經』)含着呂宋煙上。

經 (接電話) 喂! 你是老吳嗎……我是正經吓……什麼……你與老張今天不能來嗎……不成不成!

……咱們只來八圈完事，好不好……哦……哦……我知道了……你們要去替小玉鳳捧場嗎……既

是這樣，那末明天來罷……喂! 我說，老張昨天真豈有此理，他明明知道我單弔『發財』硬要

打了『東風』出來，鬧得莊家和個三翻，弄給我那一盤輸了四百多塊，你看糟不糟呀……我

走了之後，你們又來了八圈嗎……誰輸……你輸呀……哈哈……哈哈……哈哈……你也應該輸

輸吧，你在這幾天也太贏多了！我的手氣可是糟極了……什麼？他們想開辦劇場嗎？……沒有來……你放心罷，倘若他們不先來運動我是決不成的！……還有什麼話嗎？好……好……是……是……回頭見（放下耳機）

▲景兒上。

景 老爺！老爺來了。

經 請！（景兒轉身欲下）喂！景兒——你少和魏祿鬼鬼崇崇地胡鬧！聽見沒？

▲景兒紅着臉退後，正經的胞弟賈正緯（以後減稱『緯』）穿着西服，手執文明杖，臉帶笑容上。

緯 哥哥沒有上稽查處嗎？

經 沒有去。你從家裏來的嗎？（兩人坐下）

緯 不是。我從學校裏來的。

經 （去掉煙灰）怎麼世傑今朝還沒有回？

緯 想必是他與幾位女同學上公園去了罷。

經 (不樂意狀) 我說你現在也太讓他們胡鬧了，從前的學校辦得非常的好，憑空現在要來實行什麼男女同學，對那些無識無知的青年們，講些『自由戀愛』——這些事情是很危險的呀！你是學校的校長，倘若將來鬧出什麼事情來了，你是要負完全責任的呀！(懇切狀)現在社會上不滿意你的很多，這都是因為你的女兒世貞與那個高麗人結婚的反響。(略頓)這種事情也難怪他們要反對，就是我也非常的不滿意。你想，文贊多氏是一個高麗人，你怎能使你的女兒與他結婚呢？

緯 這婚姻的事，完全是世貞自己的自由，我怎能干預呢？

經 (皺眉) 在你們這般新人物看起來，似乎不錯；但是她嫁給一個門當戶對的中國人倒也不要緊，為什麼你獨獨讓她嫁給一個高麗人？這不但不是有害家風，而且是有礙國體啦！

緯 (微笑) 我倒要請問哥哥：高麗人是那一樣不好？請問！

經 唉——枉費你還是留學生的出身，難道高麗人是亡國奴你也不知道嗎？

緯 哥哥這話又錯了。難道亡了國的人就不是『人』嗎？亡了國的人就不能與別人結婚嗎？不見得罷？

經 (不耐煩狀) 與你這種腦經不清楚的人說話，簡直要氣死我！(抽煙)

▲景兒送茶上即退。正經正緯各自喝了一口茶。

緯 (笑容) 請哥哥別動氣！『愛情』這件東西是不能與別的東西相比的；他是沒有國界種界的；他是『威武不能屈，富貴不能淫』的，他罩耀在世界似太陽一樣的公平，他好比天上的雨似的，降在那兒就落在那兒的。總之，無論社會上怎樣地批評我，怎樣地罵我，但我始終認為我的女兒與高麗人結婚是對的；況且這是他們倆的事情，別人是不能干涉的。

經 (起立欲走) 請你不要說這些新名詞罷，我實在不願聽了。老實說，我的世傑下學期是不准他跟你去受這種可怕的教育，倘若他將來愛上了一個印度婆子，那還了得嗎？你簡直不會做父親嚟！(歎氣不已)

緯 (起立作強笑) 請哥哥不要走，亦別動氣，我不再談說得啦！『木已成舟，米已成飯』也用不着